

南京方言詞典

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· 分卷

李 荣 主編



南京方言詞典

李 榮 主編
劉丹青 編纂

江蘇教育出版社

1995

南京方言词典

李 榮 主編

劉丹青 編纂

責任編輯 馬鎮興

出版發行: 江蘇教育出版社
(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 郵政編碼: 210009)

經 銷: 江蘇省新華書店

照 排: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

方言研究室

印 刷: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

(南京江寧東山鎮外港東路190號, 郵政編碼: 211100)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15.25 插頁4 字數539,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,000冊

ISBN 7-5343-2629-X

Z·72

定價: 37.10元

江蘇教育版圖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, 可向承印廠調換

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領導小組

召集人 李 榮 趙所生
成 員 (按姓氏拼音為序)
陳鳳英 胡慧斌 李 榮
繆詠禾 王建邦 熊正輝
薛正興 楊牧之 葉祥苓
張振興 趙所生

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編纂委員會

主 編 李 榮
副主編 (按姓氏拼音為序)
繆詠禾 熊正輝 薛正興
葉祥苓 張振興 趙所生

分地方言詞典總序

李 榮

方言調查記錄語言的現狀，方言比較反映語言的歷史。方言詞典用分條列舉的形式，表達調查研究的初步成果。讀者可以用來查考方言詞語的意義。語言工作者可以據此從事專題研究。文史方面的學者，也可以取用其中的語料。

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近年來有所進展。在這個背景下，我們計畫編一部以實地調查為主的，綜合的現代漢語方言詞典。這個計畫分兩步走。第一步是調查四十處方言，編四十冊分地方言詞典。第二步是在四十冊分地方言詞典的基礎上，補充一些其他方言資料，編一部綜合的漢語方言詞典。分地方言詞典與綜合的漢語方言詞典均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方言詞典以方言調查為本。調查首先是物色發音合作人。發音合作人選擇老年中年，也不排斥青年。根據前者確定音系，記錄語料；參考後者補充詞語，同時說明音系與前者不同處。

調查表有字表與詞表兩種，前者采用公開出版的《方言調查字表》，後者是專為本計畫新編的《方言調查詞表》。這兩個表裏所列的單字與詞語，凡是本方言能說的，都盡可能問清楚。這樣各地的語料才能對比異同。這些語料不過是分地詞典的最大公約數。各地的編者有充分的篇幅，可以廣泛收羅本方言的字音與語彙。

分地方言詞典的要求有兩項：一是為綜合的方言詞典準備條件，二是反映本方言的特色。

分地方言詞典的內容分為三部分：主體是詞典正文，前有引論，後有義類索引與條目首字筆畫索引。

引論大致包括以下八項：(壹)本地的沿革、地理與人口。(貳)本方言內部的地理差別與年齡差別，本詞典發音合作人的方言派別。(參)本方

言的聲韻調，聲韻調的連讀變化。假如有變音，就說明變化的格式與功用。(肆)單字音表，就是反映字音構造的聲韻調拼合表。這種表可以檢驗所定音系是否周到，有沒有什麼音在表裏不好安排。老讀輕聲的字與超出一般語音系統之外的象聲詞，都可以在表前交代，不列入表內。注意[m n ŋ]自成音節時的用法。仔細詢問表裏空格所代表的音有什麼意義，把有音義而無通行寫法的字通通記下來。這是采集語料的一種有效方法。不會寫、光會說的字往往是口語裏常用的，可以補充單字與詞語調查之不足。(伍)本方言在語音、語彙、語法各方面的特點。特點指本方言區別於其他方言，尤其是區別於附近方言之處。(陸)凡例，說明本詞典出條、注音、釋義的方式，大小字區別，各種符號的用法，等等。(柒)詞典例句中常用字注釋。(捌)音節表。

詞典正文按字音排列，以本方言的韻母、聲母、聲調為序。為了查閱方便，正文之後有兩個索引。義類索引大致依據《方言調查詞表》的分類和次序。

方言詞典編寫時經常參考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有些條目並從中引用注文，不說出處。引用其他書刊時一般都說出處。

我們全體工作人員，雖說多少做過一些方言工作，在詞典方面還是初學乍練。本計畫在一九九一年春天起步，一九九二年秋天起，分地詞典先後交稿，陸續出版。趁此機會向讀者提個要求，希望對已經出版的各冊多提意見，幫助我們把以後的工作做得好一點兒。是為序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

引論

壹 南京市

南京是江蘇省省會，在長江南岸。南京為我國六大古都之一，歷史悠久。戰國楚威王置金陵邑。“金陵”之名始於此。秦漢為秣陵縣地，秦屬會稽郡，漢屬丹陽郡。東漢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，吳主孫權改秣陵為建業。“建業”之名始於此。吳黃龍元年（229年），孫權遷都建業。南京建都始於此。晉建興元年（313年）改名建康。東晉與南朝宋齊梁陳皆都於此。五代楊吳天祐十四年（917年）上元江寧兩縣分立，從此至清末，兩縣皆同城而治。武義二年（920年）為金陵府。南唐升元元年（937年）為江寧府，立為京都。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為建康府。元至元十四年（1237年）置建康路。天曆二年（1329年）改集慶路。元末朱元璋攻克集慶，改為應天府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建都應天府，曰南京。今南京之名始於此。十一年改稱京師。永樂元年（1403年）建北京於順天府。十九年改京師為南京。清初改應天府為江寧府，定都北京。1853年至1864年，太平天國建都南京，改稱天京。1912年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以後沿革皆在人耳目，這裏從略。

明代兩京（京師，南京）附近地區不設布政使司，各府州直隸於兩京。直隸於南京的地區也叫南京，又名南直隸，相當於今安徽江蘇兩省與上海市。清順治時改南直隸為江南省，康熙時分為江蘇安徽兩省。因此明代南京有兩個意思，地區廣狹不同。

目前南京市區有六個城區和四個城鄉結合的郊區。城區為秦淮區、白下區、建鄴區、玄武區、鼓樓區、下關區，其中前五區在明都城範圍內，下關區在城西北挹江門外長江邊。郊區為南郊雨花臺區、東及東北郊棲霞區、長江北岸浦口區、大廠區。

南京沿革複雜，轄地多變。“南京話”的概念一向比較模糊。最狹義的指六個城區（主要是前五區）及城郊結合處的方言，一般可指城區及郊區方言，廣義的可包括江寧縣、江浦縣及六合縣（本文有時稱這三縣為郊縣）的方言，其中江寧、江浦的方言比棲霞區東端龍潭等地的方言更接近城區話。

據1986年版《南京簡志》，南京六個城區人口131.83萬人，面積76.34平方公里，四個郊區人口74.32萬人，面積790.87平方公里。十區總人口206.15萬人，面積867.21平方公里。加江寧、江浦、六合三個郊縣，共約370萬人，面積3192.88平方公里。這是廣義南京話使用人數及覆蓋面積的約數。

歷史上有一些重大事件對南京的人口構成和方言狀況有深遠影響。

從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的有關記載可見，南京方言在東晉以前屬吳語。晉室南渡，為建康帶來大量北方士族和平民，建康城內外設僑郡僑縣達二十多個，北人數量甚至超過土著。從此南京方言逐步由吳語演變為北方方言。南朝蕭梁武帝時，建康發生“侯景之亂”，歷時三年，城池遭毀，居民二十八萬戶十死八九。隋兵滅陳，隋文帝下令“蕩平”建康都城，改作耕地。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金兵侵犯建康，次年金兵北撤，火燒全城，居民十去八九。明初，明太祖從江南九省及附近府州遷來大量工匠富戶，充實京師。1853年至1864年，太平天國建都南京，改稱天京，南京淪為戰場歷時十一年，人口大減。1937年底，日本侵略軍攻佔南京，大屠殺長達六個星期，被害民衆達三十萬，逃離者不可勝數。

十朝建都，屢經戰亂，南京的居民構成多次發生大幅度變化，這必然導致南京方言複雜多變的發展歷史。

南京六個城區中的五個區基本上在明都城範圍內，但是只有城南的秦淮、白下、建鄴三區是傳統的居民聚居區和商業、文化區。城北東側的玄武區主要為宮城區官府區，屢遭毀壞，原來居民商業均少；西側的鼓樓區原來地廣人稀，有大片荒地墳地。這兩個區直到抗戰勝利後才獲開發，解放後有較快發展，引來大批以蘇北人為主的移民。今天這兩區集中着政府機關，十餘所大學和科研單位。據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，鼓樓區大學文化程度人口佔該區人口24%。幹部、教師、科研人員大多為外地人，多說帶蘇北口音或吳語口音的普通話。城西北的下關區原為城外的江防區，近代因設有長江碼頭和火車站而獲開發，從業人員中有大量蘇北、安徽移民。因此，人們普遍認為，只有城南三區，尤其是秦淮區的話才是南京方言的代表。另一方面，國民政府建都南京，仍以北京話為“國語”標準，普通話逐漸影響到城南的老南京話。今天，城北三區的面積人口均大大超過城南三區，鼓樓、玄武二區在文化上又佔優勢，他們所說的帶混合性的普通話或新南京話勢力日大；加上城南也有不少外地移民居住，城南的方言也迅速變化。從而形成目前南京方言的特殊局面，即內部差別巨大，原有方言特色減退，北方話成分日增。

貳 南京方言的內部差別

南京方言的內部差別非常顯著，不同年齡之間，城內各區之間，城鄉之間，不同家庭背景之間，都有差別，下文分四節說明。

◎年齡——年齡之間的差別最為突出。話音方面，差別遍及多數韻母、部分聲母、個別聲調及半數連讀變調和幾乎全部兒化韻母；有音值的不同，又有音類分合的差別。差別之大，足以令不明背景的人聽來像是不同的方言。有一件事頗能說明問題。南京有白局（方言說唱）和白話（方言相聲）兩種曲藝，即使內容平常，並無其他笑料，只要用老南京話的口音及詞語表演，即能引來年輕觀眾的陣陣笑聲，覺得聽着好頑兒。這在其他地方包括大中城市似不多見。南京方言粗略地分，有老

南京話和新南京話兩種；為了說清差別，還要區分老南京話中的最老派和老派，新南京話中的新派和最新派，共分四派。由於年齡差別和地區差別等相互交叉，新老派之間很難畫出準確的年齡界限，大致可以二十五歲、五十五歲、八十歲為界。下面以城南為主、兼及城北，說說各派的差別。

最老派——城南八十歲以上老者的方言，現在使用人數很少，但被公認為老南京話的代表。內部差別不大，發音用詞也較穩定，語音特點跟趙元任《南京音系》所說大體一致。城北除自城南遷來者外基本沒有最老派。

老派——五十五歲到八十歲之間的城南方言。這一派（包括七十歲以上的當地人）自認為是不標準或已走樣的老南京話，這與其他城市該年齡段的人自我評價很不一樣。內部差別較大，同一個人的發音和用詞也不穩定，時新時舊。城北只有部分老年人（多為從城南遷來的）使用老派方言。

新派——二十五歲到五十五歲之間城南人的方言，跟上述兩派差別較大，內部差別也很大，城北多數中老年人也接近這一派。

最新派——二十五歲以下城南人的方言，內部差別不大。城北中年以下及外來居民改說南京話的也接近這一派。中小學生基本通行這種口音。

下面分十四項說明各派的語音差別，舉例時用“最老、老、新、最新”分別指這四派，有時用“老南京話”總括前兩派，用“新南京話”總括後兩派。

①尖團分合——最老派分尖團音。古精組聲母在細音[i y]前讀[ts ts' s]，古見曉組聲母在細音[i y]前讀[tʂ tʂ' ʂ]。但有些最老派在尖團上已向老派靠攏。老派只在[ie ien ie?]三韵前分尖團；在其他細音韵母前不分尖團，精組與見曉組都讀[tʂ tʂ' ʂ]。現在請看[ie ien ie?]三韵的介音與聲韵拼合關係表。

	聲母	拼否	韵母	介音	
老南京話	p p' m t t' l ts ts' s	拼	ie ien ie?	i	i 表示短的 i 介音 i 是普通的 i 介音
	tʂ tʂ' ʂ Ø	拼	ie ien ie?	i	
新南京話	p p' m t t' l tʂ tʂ' ʂ Ø	拼	ie ien ie?	i	
老南京話	f ts ts' s z_ k k' x	不拼	ie ien ie?		
新南京話	f ts ts' s tʂ tʂ' s z_ k k' x	不拼	ie ien ie?		

	姐	解	謝	蟹
最老	tsie₁	tʂie₁	sie₁	ʂie₁
老	tsie₁	tʂie₁ ~ tʂie₂	sie₁	ʂie₁ ~ ʂie₂
新、最新	tʂie₁	tʂie₁	ʂie₁	ʂie₁

	尖	堅	千	牽	綫	獻	泄	歇
最老	tsien ¹	tɕien ¹	ts'ien ¹	tɕ'ien ¹	sien ¹	sien ¹	sie?1	gie?1
老	tsien ¹	tɕien ¹	ts'ien ¹	tɕ'ien ¹	sien ¹	sien ¹	sie?1	gie?1
新、最新	tɕien ¹	tɕien ¹	tɕ'ien ¹	tɕ'ien ¹	sien ¹	sien ¹	sie?1	gie?1
	齊	旗	小	曉	旋	玄	絕	決
最老	ts'i ¹	tɕ'i ¹	ts'i ¹	tɕ'i ¹	syen ¹	syen ¹	tsye?1	tɕie?1
老	ts'i ¹	tɕ'i ¹	ts'i ¹	tɕ'i ¹	syen ¹	syen ¹	tøy ¹	tɕie?1
新、最新	tɕ'i ¹	tɕ'i ¹	ts'i ¹	tɕ'i ¹	syen ¹	syen ¹	tøy ¹	tɕie?1

②[ie ien ie?]三韵的介音——老南京話這三韵在[tɕ]組聲母後和零聲母音節中有明顯的介音[i], 在其他聲母後只有極短的介音[i̥], 這影響到老派的尖圓分合(見①), 也影響到兒化韵的面貌(介音[i]多保留, 短介音[i̥]都丢失)。新南京話一律有[i]介音, 但兒化有的保留老南京話讀法。這裡舉例用嚴式標音, 其他地方包括韵母表和正文條目都用寬式標音, 一律寫介音[i]。

	爹	姐	解	夜	邊	天	連	件
最老、老	tie ¹	tsie ¹	tɕie ¹	ie ¹	pien ¹	t'ien ¹	lien ¹	tɕien ¹
新、最新	tie ¹	tsie ¹	tɕie ¹	ie ¹	pien ¹	t'ien ¹	lien ¹	tɕien ¹
	鱉	鐵	捏	切	歇	點兒		眼兒
最老、老	pie?1	t'ie?1	lie?1	ts'ie?1	ɕie?1	tər ¹ (<tiən ¹)	iər ¹ (<ien ¹)	
新、最新	pie?1	t'ie?1	lie?1	ts'ie?1	ɕie?1	tər ¹ (<tiən ¹)	iər ¹ (<ien ¹)	

③[tʂ]組和[ts]組——最老派有[tʂ]組聲母和[ts]組聲母的系統對立, 中古知組、照三組字及部分照二組字念[tʂ tʂ'ʂ]聲母, 中古精組字及另一部分照二組字念[ts ts' ts]聲母, 老派除[i y]前[ts]組併入[tɕ]組, 其餘基本保留這一差別, 但有些人將[tʂ]組字部分念入[ts]組。新南京話[tʂ tʂ'ʂ]只出現在[ɿɿɿ]兩韵前, 其他最老派的[tʂ]組字一律念[ts]組; 但[z]仍讀[z], 不讀[z̥]。以下舉例, 老派內的差異不計。

	招	糟	蟲	從	綢	愁	深	生
最老、老	tʂoo ¹	tʂoo ¹	tʂoŋ ¹	ts'oŋ ¹	tʂ'me ¹	ts'me ¹	sən ¹	
新、最新	tʂoo ¹	tʂoo ¹	tʂoŋ ¹	ts'oŋ ¹	tʂ'me ¹	ts'me ¹	sən ¹	
	紙	子	齒	此	是	事	直	尺
最老、老	tʂɿ ¹	tʂɿ ¹	tʂɿ ¹	tsɿ ¹	ʂɿ ¹	tʂɿ?1	tʂɿ?1	ʂɿ?1
新、最新	tʂɿ ¹	tʂɿ ¹	tʂɿ ¹	tsɿ ¹	ʂɿ ¹	tʂɿ?1	tʂɿ?1	ʂɿ?1

④[e ae ə o]諸韵的關係——最老派有[e]韵, 其中有些字有[e ae]兩讀; 最老派沒有[ə]韵, 中古果攝字一律讀[o]韵。老派也有[e]韵, 但其中的[ae]韵讀法只有少數人保留, 個別[e]韵字有[ə]韵的又讀。新派沒有[e]韵, 原[e]韵字都念[ə]韵, 果攝字仍一律念[o]韵。最新派[ə]韵除新派的[ə]韵字, 還包括果攝字中北京話念[y]

韵的字，同时把前三派[ə?]韵字中北京话念[y]韵的字也念[ə?]韵。这几种韵的关系，四派各不相同。如：

没	得	~有	遮	車	扯	惹	蛇	者	舍	社				
最老	meɪ		tʃeɪ	tʃ'eɪ	tʃ'eɪ	zɛɪ	seɪ	tʃeɪ	~tʃaeɪ	seɪ	laɪəs			
老	meɪ		tʃeɪ	tʃeɪ	tʃeɪ	reɪ	reɪ	tʃeɪ	~tʃaeɪ	reɪ	laɪəs			
新	neɪ		tʃeɪ	tʃeɪ	tʃeɪ	reɪ	reɪ	tʃeɪ	~tʃaeɪ	reɪ	laɪəs			
最新	neɪ		tʃeɪ	tʃeɪ	tʃeɪ	reɪ	reɪ	tʃeɪ	~tʃaeɪ	reɪ	laɪəs			
歌		課		鵝		割		革		盒		霍		黑
最老	kəʊ		k'əʊ	əɪ		ko?ɪ	kə?ɪ	xo?ɪ	xo?ɪ	xə?ɪ	xə?ɪ			
老	kəʊ		k'əʊ	əɪ		ko?ɪ	kə?ɪ	xo?ɪ	xo?ɪ	xə?ɪ	xə?ɪ			
新	kəʊ		k'əʊ	əɪ		ko?ɪ	kə?ɪ	xo?ɪ	xo?ɪ	xə?ɪ	xə?ɪ			
最新	kəʊ		k'əʊ	əɪ		ko?ɪ	kə?ɪ	xə?ɪ	xo?ɪ	xə?ɪ	xə?ɪ			

⑤[iə]韵——最老派有[iə]韵，有些[iə]韵字与[ae]韵构成文白两读。老派有人保留[iə]韵，有人全部或部分併入[iə]韵。新南京话没有[iə]韵，原[iə]韵字多數併入[iə]韵，文白异讀只保留一讀。如：

街	解~閑	解~手	楷	鞋	爺	夜				
最老	tʃieɪ	tʃieɪ	kaeɪ	tʃ'ieɪ	~k'aeɪ	gɪeɪ	iəɪ	iəɪ	iəɪ	iəɪ
老	tʃieɪ	~tʃieɪ	tʃieɪ	~tʃieɪ	kaeɪ	k'aeɪ	gɪeɪ	iəɪ	iəɪ	iəɪ
新、最新	tʃieɪ	tʃieɪ	tʃieɪ	tʃieɪ	k'aeɪ	gɪeɪ	iəɪ	iəɪ	iəɪ	iəɪ

⑥複韵母與單韵母——最老派有動程較明顯的二合複韵母[ae əo]，老派動程變小，新南京话動程消失，念成單韵母[e ə]。同樣，最老派的[uəe iəo]新南京话念成[ue iə]。下面舉例省去處於中間狀態的老派。

擺	埋	太	菜	壞	刀	考	巧	
最老	paeɪ	maeɪ	t'aeɪ	ts'aeɪ	xuaeɪ	təoɪ	k'əoɪ	təoɪ
新、最新	peɪ	meɪ	t'əɪ	ts'əɪ	xuəɪ	təɪ	k'əɪ	təɪ

⑦[ə?]韵音值——入聲[ə?]韵，最老派逢唇音聲母念[r?], 其他聲母介於[e ə?]之間，逢零聲母為[ə?]。詞典條目中一律標[ə?]。新南京话一律念[ə?]。老派介於最老派和新南京话之間，讀音不穩定。下面舉例用[ə?]代表介於[e? ə?]之間的音，老派不舉：

百	墨	德	責	扼	
最老	pə?ɪ	mə?ɪ	tə?ɪ	tsə?ɪ	ə?ɪ
新、最新	pə?ɪ	mə?ɪ	tə?ɪ	tsə?ɪ	ə?ɪ

⑧[əŋ ən]的分合——咸山攝一二等字和宕江攝一二等字，最老派、老派、新派都無別，讀[əŋ]或[ən]，其中[ə]的音值不穩定，在[A]和[ə]之間都可以。只有最新派有區別，咸山攝為[əŋ uan]，宕江攝為[əŋ uaŋ]，[ə]的位置靠後。如：

	板	鄉	攢	湯	官	光
最老、老	paŋŋ	paŋŋ	t'apŋŋ	t'apŋŋ	kuaŋŋ	kuaŋŋ
新	paŋŋ	paŋŋ	t'apŋŋ	t'apŋŋ	kuaŋŋ	kuaŋŋ
最新	panŋ	paŋŋ	t'anŋ	t'apŋŋ	kuanŋ	kuaŋŋ

⑨[ioŋ z_u?]和[z_oŋ y?]——通攝三等日母、喻母舒聲字及梗攝合口三等的“榮”，最老派都念[ioŋ]，入聲字都念[z_u?]，基本上没有[z_oŋ y?](說“基本上”是因为有人念“絨”為[z_oŋ])；最新派舒聲字按北京話念法分别念[z_oŋ ioŋ]，入聲字日母念[z_u?]，喻母念[y?]。老派、新派讀音不穩定，常兩讀並存，舒聲字念[ioŋ]較多(近最老派)、入聲念[y?]較多(近最新派)，如：

	戎茸	冗	融榮	涌	用	辱	育
最老	ioŋŋ	ioŋŋ	ioŋŋ	ioŋŋ	ioŋŋ	z_u?	z_u?
老	ioŋŋ~z_oŋŋ	ioŋŋ~z_oŋŋ	ioŋŋ~z_oŋŋ	ioŋŋ	ioŋŋ	z_u?	z_u?~y?
新	ioŋŋ~z_oŋŋ	ioŋŋ~z_oŋŋ	ioŋŋ~z_oŋŋ	ioŋŋ	ioŋŋ	z_u?	y?
最新	z_oŋŋ	z_oŋŋ	z_oŋŋ	ioŋŋ	ioŋŋ	z_u?	y?

老派中有個別人沒有音節[ioŋ]，一律念[z_oŋ]，包括“涌 z_oŋ 用 z_oŋ”等，仍屬[ioŋ z_oŋ]不分，與[ioŋ z_oŋ]對立的新南京話傾向不同。

⑩[a a?]類韵的圓唇與否——把北京話的[a]類韵字念成圓唇偏高的[o io ua]及入聲的[o? io? ua?]，曾被看作南京話的顯著特色之一，現在這一特色只保留在最老派中的一部分人(尤其是婦女)中，其他人都念不圓唇的[a ia ua a? ia? ua?]。下面是主要元音讀[o]的例字：

麻 moŋ 他 t'poŋ 家 teiŋŋ 瓜 kuaŋ 爛 t'pə? 紗 sə? 夾 tɕiə? 嘴 iə? 刮 kuŋŋ

⑪某些入聲字的讀音——一部分入聲字各派讀法不同，涉及多個韵母，但常用字數不多，這裡一併舉例，不再一一分條說明：

	續	雀	爵	郭國	闊	削
最老	ʂu?	tʂ'o?	tʂo?	kue?	k'uə?	sio?~sye?
老	ʂu?	tʂ'iə?	tʂio?	kue?	k'uə?	ʂio?~ʂye?
新	ʂy?	tʂ'iə?~tʂ'yə?	tʂio?~tʂye?	ko?	k'o?	ʂye?
最新	ʂy?	tʂ'yə?	tʂye?	ko?	k'o?	ʂye?
	確	學	約	掠	六	綠
最老	tʂ'iə?	ʂio?	io?	liə?	lu?	lu?
老	tʂ'iə?	ʂio?	io?	liə?	lu?	lu?
新	tʂ'yə?	ʂye?	ye?	lye?	lu?~liəw?	lu?~ly?
最新	tʂ'yə?	ʂye?	ye?	lye?	liəw?	ly?~ly?

⑫某些白讀音——“去、給、疙”三字，老南京話白讀是[k'i ki ki?]，新派只保留文讀的讀法，沒有白讀的讀法。

	去白	去文	給白	給文	瘡白	瘡文
最老、老	k'i-	tɔ'y-i	ki]	kəi]	ki?i	kə?i
新、最新		tɔ'y-i		kəi]		kə?i

⑬陰平調——老南京話念[↓]31，新南京話念[↓]41（上文為方便，新南京話也記作[↓]31）。“陰平+陰平”的兩字組，老南京話前字變為[↑]33，不同於去聲[↑]44，新南京話前字變為[↑]44，與去聲同，如：

	東宮	動工	驚呼	近乎
最老、老	toŋŋ-i	kɔŋŋ ≠ toŋŋ-i	teinŋ-i	xuŋ ≠ teinŋ-i
新、最新	toŋŋ-i	kɔŋŋ = toŋŋ-i	teinŋ-i	xuŋ = teinŋ-i
連讀變調方面的其他差別見第叁節③聲調。				

⑭兒化韵——最老派有豐富的兒化韵，往下各派依次減少，最新派只剩個別兒化詞，兒化韵已不成系統。

以上是語音差別。南京話的四派在詞匯上的差別也很大。大概的說，最老派使用許多有方言特色的詞，老派往往將原方言詞與主要來自普通話的新詞並用，新派中有方言特色的詞明顯減少，最新派有方言特色的詞所剩無幾，除個別虛詞及一些俚語外，基本上是用最新派的南京音系念出來的普通話詞語。對許多老方言詞，年輕人甚至聽到了也不理解，如“手勒兒手帕、燈模燈罩、捋繩兒窗簾、曉盹小睡、孟浪冒失”等，老年人也常常是在回憶時提到這些詞而在交際中儘量換用新詞。另外，最老派兒化詞豐富，而“子”尾詞比多數下江官話少；老派是兒化詞與“子”尾詞並用，常形成成對的同義詞，如“壘兒、壘子”與“筷兒、筷子”，新派兒化詞大大減少，最新派只剩下“小孩兒、一點兒、一刻兒”等極少幾個。

⑮城內各區——城南秦淮、白下、建鄴三區方言變化稍慢，一向被視為老南京話的代表；城北鼓樓、玄武二區受普通話影響較大，兼受本省外地方言影響，較多體現新南京話的特點；下關區是唯一在城門外的城區，蘇北、安徽移民很多，方言明顯區別於其他各區，不被認為是南京話的代表。下面略談幾點城南（三區）和城北（鼓樓、玄武二區）的差別。

⑯城南較多保留尖團分別，[tʂ]組聲母和[ts]組聲母分別。城北因普通話和蘇北話的影響，很少有人分尖團。因蘇北話的影響，很少有人能系統區分[tʂ]組和[ts]組（外地人說的普通話也往往以[ts]組代[tʂ]組）。

⑰城南只有[ɑŋ uŋ]而沒有[əŋ uŋ]的人較多，城北區分[ɑŋ uŋ]與[əŋ uŋ]的人較多。

⑱城南[ae œ]韵的複元音性質較明顯，城北多念單元音[e œ]。

⑲城南許多人有[iɛ ie]二韵，城北多合併為[ie]韵。

⑳城南兒化韵明顯比城北豐富。

㉑城鄉——“南京話”習慣上包括其郊區方言，但南京有四個郊區，地廣人多，

分布在長江兩岸及江中的洲，內部差別也很大。下面略舉幾點城區與郊區帶有較大普遍性的差別，以雨花臺區板橋鄉為郊區代表。

①中古見曉組開口二等字，城區除“敵、角、解、酵、校～秤”的白讀音為[k]組聲母外，其他字都讀[tʂ]組聲母，郊區許多地方有更多的字念[k]組聲母：

街 鞋

城區	tʂieŋ	ʂieŋ
板橋	kaeŋ	xaɛŋ

②圓唇韻母[ɒ iɒ uɒ]等，在城區主要限於最老派中的婦女，在多數場合已很難聽到，在郊區的雨花臺區部分地區、浦口區、大廠區等仍普遍保留。

③見曉組的桓韵字和山刪韵合口字在城區無別，都念[uəŋ]韵，在郊區除近郊少數鄉鎮外普遍不同韵，如：

官 關 換 幻

城區	kuaŋ	kuaŋ	xuaŋ	xuaŋ
板橋	kɔŋ	kuaŋ	xɔŋ	xuaŋ

④城區有[luaɪ lʊn ləŋ]無[leɪ]；部分郊區有[leɪ]無[luaɪ]，所有郊區有[ləŋ]無[lun]，如：

雷 擂 內累 倆倫輪 能 冷 嫩論 愬

城區	luəɪ	lueɪ	ləŋ	lunɪ	ləŋɪ	ləŋɪ	ləŋɪ
板橋	leɪ	leɪ	leɪ	ləŋɪ	ləŋɪ	ləŋɪ	ləŋɪ

④家庭與職業——家庭背景和職業對新老各派方言都有明顯影響。下面舉四點差別。

①撮口韵。最老派中，書香門第和中上層家庭出身的人有範圍與普通話大致相同的撮口韵([y]或帶[y]介音的韵母)，而體力勞動者家庭出身的人，念[y]韵的字很少或完全沒有，帶[y]介音的字則多少存在一些。下面A為前一類的一位發音人，B為後一類的一位發音人，都屬最老派(詞典正文按A類注音)：

女呂 虱 虛 菊 群 軍均 癡茄 旋 鶴

A	lyɪ	ts'yɪ	eyɪ	tçey?	te'yɪnɪ	teyŋɪ	te'yeɪ	syenɪ	tçeyenɪ
B	liɪ	ts'iɪ	giɪ	tçey?	te'ɪnɪ	teyŋɪ	te'yeɪ	sienɪ	tçeyenɪ

老派、新派也存在這種差別，最新派則受普通話影響，撮口韵較豐富。

②“這”的讀音。代詞“這”，包括“這裡、這塊、這樣子”等中的“這”，老南京話前一類出身的只念[tseʔɪŋ]，後一類出身的人有[tseʔɪŋ tʂieʔɪŋ]兩讀或只念[tʂieʔɪŋ]，新南京話一律念[tseʔɪŋ]。

③[ɔ]與[ə]。城北新南京話中，知識分子出身者或腦力勞動者多把“歌、哥、課、科、河”等念[ə]韵，體力勞動家庭出身或體力勞動者多念[ɔ]韵。

④處所代詞。知識階層多用“這裏、那裏、哪裏”，一部分人也偶用“這兒、那兒、

哪兒”，體力勞動者多用“這塊、那塊、哪塊”。

按方言記錄的常例，南京城區佔老年本地居民多數的老派是理想的記錄對象。但由於南京的特殊情況，老派內部差別很大，個人發音也很不穩定，是正處在快速變化中的一個方言群體，佔中青年多數的新派也有這種情況，二者都難以建立有代表性的較確定的音系。最老派和最新派各自較為穩定，內部較統一，其中又只有最老派有較多的方言特色。因此，本書以城南最老派語音為標準。詞匯上以最老派和老派為主，由於老派已是新老詞語並用，對已廣泛通用的新詞也作為同義條目收錄，以反映南京方言的實際情況。對新南京話中有方言特色的詞語，也酌情收錄，折合成最老派的讀音。有關農事方面的詞語，城區人不熟悉，主要根據南郊雨花臺區近郊的說法，其語音與城南老南京話基本相同，一般不需折合。

本詞典的主要發音合作人有：鄭德碧（女，1908年生，家庭婦女）、沈超（男，1909年生，退休教授）、徐裕榮（男，1912年生，退休工人）、涂世澤（男，1916年生，退休教授）、哈久源（男，1936年生，職員，回族）。其他發音合作人有：劉秀英（女，71歲，退休工人）、陳庭棟（男，65歲，郊區上新河鎮）、侯家鴻（男，63歲，郊區紅花鎮金家圩村）等。

叁 南京方言的聲韻調

⊕聲母 南京方言有二十一個聲母，包括零聲母在內。

p p' m f t t' l ts ts' s tʂ tʂ'ʂ z tɕ tɕ'ɕ k k' x ə

①[l]在[i y]前有鼻化色彩或發成[n]。

②新南京話[tʂ tʂ'ʂ]只出現在[ɿ ɿ']兩韵前。

⊕韵母 南京方言有四十九個韵母，包括自成音節的[m n ŋ]在內，不包括兒化韵。凡是[m n ŋ]加調號表示自成音節，因此有時從簡印成[m n ŋ]。韵母右上角的數字表示韵母的次序，詞典正文用這個次序，本文單字音表也用這個次序。

ɪ ¹	ɪ ²	ər ³	a ⁷	e ¹⁰	o ¹³	æ ¹⁴	ɛi ¹⁷	ɔ ¹⁹	əm ²¹
i ⁴			ia ⁸	ie ¹¹		iɛ ¹⁵	uei ¹⁸	iɔ ²⁰	iəm ²²
u ⁵			ua ⁹			uae ¹⁶			
y ⁶				ye ¹²					

in ²³	əŋ ²⁶	ən ²⁹	ɔŋ ³²	m ³⁴	n ³⁵	ŋ ³⁶
un ²⁴	iŋ ²⁷	ien ³⁰	iɔŋ ³³			
uŋ ²⁸						
yn ²⁵		yen ³¹				

ɪ^{37}	aɪ^{41}	əɪ^{44}	oɪ^{48}
i^{38}	iaɪ^{42}	ieɪ^{45}	ioɪ^{49}
u^{39}	uaɪ^{43}	ueɪ^{46}	
y^{40}		yeɪ^{47}	

①[au]和[uəŋ]兩個韵母最新派分化成[au]和[an uəŋ]四個韵母。

②[e]韵新南京话讀[ə]韵,[o]韵中的一部分字在最新派中歸到[ə]韵。

③[ie ien ie?]中的介音[i]在[tʂ tʂ' s θ]後為[i],在其他聲母後實際讀極短的[i],新南京话一律為[i]。

④[ie]趙元任《南京音系》記為[iae],現在介音[i]後的元音沒有動程,在[æ ~ e]之間,記成[ie]。新南京话此韵併入[ie]韵。

⑤鼻韵尾[n ŋ]只表示趨向,不到阻塞位置,鼻韵尾前的非高元音有鼻化色彩。

⑥[un yn]的中間有輕微的[ə]成分,上聲字尤其明顯。

⑦入聲韵尾[?]比揚州、鎮江等江淮官話及蘇南吳語的[?]弱,在[ɿ i u y]後更弱。入聲的輕聲完全沒有韵尾[?],但仍比舒聲的輕聲短。入聲的輕聲所記的[?]尾只表示短,用來與舒聲區別,如“高的 kooŋ · ti? ≠ 高低無論如何 kooŋ · ti”。

⑧還有兩個只用於輕聲語氣詞的韵母[ə ε],分別是[e ae]的輕聲變體,表中未列,詞典正文分別在[e]韵後和[ae]韵的後單列一韵。新派有[ə]無[e],有[ε]無[ae]。

◎聲調

①單字調 南京方言有5個單字調,不包括輕聲。

陰平 [˨˩˧]31 陽平 [˧˥]24 上聲 [˥˩]11 去聲 [˥˧]44 入聲 [˥]5

陽平實際調值為23,本書記作24。新派陰平念[˨˩˧]41,這一差別影響到連讀變調的分合(詳下)。上聲在單念時末尾稍上揚,實為112,其他情況下念11。

②連讀變調 南京方言連讀變調有兩個特點:一、後字不變調,前字可能受後字影響而變調;二、變調與輕聲有關,輕聲字前的音節可能變調。連讀變調還產生四個新調值:

[˧˧]33 [˥˩]12 [˧˨]42 [˥˧]3

下面舉例列出兩字組連讀變調,包括輕聲做後字的變調情況。

陰平加陰平	˨˩˧	˨˩˧	香烟	ɕiaŋ˨˩˧ iɛŋ˨˩˧	齋公	tʂae˨˩˧ koŋ˨˩˧
陽平加入聲	˧˥	˧	毛竹	mooŋ˧˥ tsuŋ˧	男客	laŋ˧˥ k'əʔ˧
陽平加輕聲	˧˥	˧	和尚	xoŋ˧˥ .səŋ˧	鬍子	xuŋ˧˥ .ts˧
上聲加陰平	˥˩	˨˩˧	武生	pəŋ˥˩ ɿŋ˨˩˧	娶親	ts'ɿŋ˥˩ ts'in˨˩˧
上聲加上聲	˥˩	˨˩˧	老油	ɿŋ˥˩ ɿŋ˨˩˧	好走	rmeɿŋ˥˩ rɿŋ˨˩˧
去聲加入聲	˥˧	˧	對質	tʂui˥˧ ts'i˧	印色	iŋ˧ ts'i˧
入聲加入聲	˥	˧	八角	paŋ˥ ts'i˧	熱霍	zɿŋ˥ ts'i˧

無雷無雨的遠處閃電

從上列例子可見，變調的結果主要是產生新調，只有陽平字在入聲前和輕聲前變同上聲。以下例子是陽平上聲在入聲前合一和在輕聲前合一的情況：

糧食 liang·l s1?1 = 兩室 liang·l s1?1	無力 u·l li?1 = 武力 u·l li?1
胰子 i·l ·ts1 = 椅子 i·l ·ts1	皮子 p'i·l ·ts1 = 痞子 p'i·l ·ts1
完了 wan·l ·lo = 晚了 wan·l ·lo	

③新南京話的連讀變調 新南京話情況很不相同。連讀變調後產生的新調只有一個[+I]，其他變調都併入一定的單字調。具體情況如下（按新派標音）：

a) 陰平 41 在陰平前變 44，與去聲同調，例見第貳節⑩。

b) 上聲 11 在陰平前變 24，與陽平同調，如：

晚婚 wan·l ijan = 完婚 wan x ijan	尾燈 tui·l tien = 梭燈 nuet·l ien
老公 kou·l koj·n = 勞工 lai·l koj·n	

c) 上聲 11 在上聲前變 24，與陽平同調，如：

美酒 mei·l tsie?1 = 霉酒 mei·l tsie?1	炒米 ts'ie·l mi = 潮米 ts'ie·l mi
d) 去聲 44 在入聲前變 41，與陰平同調，如：	

下脚 siai·l tcio?1 = 蝦腳 siai tcio?1	喂藥 uei·l io?1 = 煥藥 uei·l io?1
半級 paŋ·l tci?1 = 班級 paŋ·l tci?1	

新南京話的以上四點，加上與老南京話相同的陽平在入聲輕聲前變同上聲，使陰平和去聲在陰平前和入聲前都同調，陽平和上聲在陰平前、上聲前、入聲前、輕聲前都同調。二字組前字調類大量合併，成為新南京話聲調的顯著特點，也使許多南京人在說普通話時不易區分陰平和去聲、陽平和上聲，尤其是陽平和上聲。

詞典正文標調仍按最老派發音。

此外，新老各派上聲字兒化後都變同陽平，又增加了上聲與陽平的合併，因不屬於連讀變調，不在此處討論。

三字組以上的連讀變調這裏從略。

④輕聲

南京方言的輕聲是一種失去單字調的音節，念得短而較輕，與北京話輕聲性質相同。輕聲主要出現在某些後附性位置，包括後綴、後附性虛詞、一些常用雙音詞的後字、動詞量詞重疊式的後字、某些嵌人性成分（如處在數詞和名詞之間的常用個體量詞、嵌音成分等）。輕聲沒有固定調值，其實際調值受前字影響。

輕聲有時對連讀變調有影響，見上文③聲調之②。

輕聲除使人聲字丟失韵尾[?]以外，一般不引起聲母韵母的明顯變化。個別字念輕聲會影響韵母。量詞“個”不念輕聲時為[ko-i]，多用在句子或短語的末尾，如“就我們兩個[ko-i]”；念輕聲時為[.kə]，多嵌在數詞等和名詞當中，如“兩個[.kə]人、等個[.kə]朋友”。

個別前附性成分也會失去本調，念前附性的輕聲。發問詞“阿[a?i]、還[xae-i]”